

老电报局大楼

文/画 张国华



出了火车站向南,在经一路与车站街的交会处西北角,有栋灰蒙蒙的并不起眼的两层建筑,它是济南现存最早的电报收发局。

这栋楼因地制宜,很巧妙地利用了街角这个位置,让整栋建筑呈“L”形,两翼南北有

32米,东西有30米。北翼为柜台和电报室、设备室等,西翼为办公用房。二层为办公和住宿用房,建筑从地基到顶端以石材为主,中部圆柱状角楼及曲线柔和的窗楣,体现出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,墙体部分为内砖外石。在

民国时期圆柱形的角楼上还有一个圆形穹顶,与附近的两个老火车站遥相呼应。同样是济南著名的老建筑之一,当地人习惯称之为“老电报局大楼”。

说它老,就要提一提济南的电信发展历史。自从1844年美国入摩尔斯发明了传递信息的电报后,人类通信实现大的飞跃,也缩短了世界的距离。1883年,济南在巡抚衙门设官办电报局,迈出了济南电信事业的第一步。两年后,济南电报局在南关朝山街成立;1904年在经一纬三路路口设立这座火车站电报大楼;1914年,日本继承了德国在济南开设的邮局,将电报大楼改作“济南野战郵便局”。1929年后一直作为车站邮局,部分用于开设招待所,一直由邮政局管理使用。

2004年5月因为经一路道路拓宽,有关部门对建筑进行了改造重建,沿经一路的西翼采用平移法向北退后13米,保留了外侧的石材墙体,对建筑的北翼进行了“瘦身”,跨度随之缩短13米,结构也被改为框架结构。如今,经一路171号的这栋建筑也为百年电报的历史见证。

山师,生命中最深刻的那道痕迹

【历下亭】

□李兴会

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使然,山师,我四年大学的母校,已经成为我生命之中最深刻的那道痕迹。

十几年前,刚刚从高考的桎梏下解放的我,怀着对前途与梦想的美好憧憬与向往,踏入了山师校园的门槛。从那时起,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,我发现,我的生命已与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:每当收获胜利的快感,心情舒畅时,就会想到山师,希望在徜徉校园小路之中感受喜悦;每当生活阴云密布、万念俱灰时,又会想到山师,一进山师就仿佛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,给予我无限的温情和力量;每当三五同学小聚时,首选地点仍然是山师。望着眼前熟悉的闹市、熟悉的校园,仿佛我们一直就在这里,从不曾离去,美丽的大学生活就在昨天。是的,在我

心目中这座城市的中心不是泉城广场,而是山师。这么多年,山师早已成为我精神慰藉的家园和心灵的港湾。

挚爱山师,因为陶醉于她的美。山师的校园很美,美在她结构的对称齐整、布局的错落有致。走入山师,一个个富有情趣的小花园、一条条绿荫遮盖的小路,一层层阶梯状分布的古建筑,还有形态各异的假山、凉亭、小桥流水、竹林,各种元素无不流露出山师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典雅端庄之美。漫步校园路,偶尔飘过的优美音符和清亮的歌声,更使得人们流连忘返。春天的校园更是美不胜收:放眼望去,一条条翠绿的走廊,再加上春暖花开,路的两边百花争艳,如此良辰美景,所谓人间四月天,大概不过如此吧。

挚爱山师,因为这里有那段

温馨而美好的回忆。茫茫人海之中,一群有共同志向、兴趣相投的青年学生,走到了同一个班、同一个专业,共同生活四年,不能不说是莫大的缘分。因此我们都格外珍惜。虽然那时条件艰苦,时常面临各种挑战,而且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,我们家庭条件都不算宽裕,但在前进的路上,我们并肩战斗,共同克服困难,结下了珍贵的情谊。回首往昔,一起欢笑、一起痛苦、一起疯狂,那青春恣意飞扬的日子,仿佛陈年老酒,在记忆的沉淀里历久弥香,回味无穷。这留有青春印记的校园,怎能不触动人灵魂深处的心弦?

挚爱山师,还因为这里承载着莘莘学子最初的梦想。如果问我山师人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是什么?那么毫无疑问就是: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。艰苦奋斗的优

良传统、积极扎实的学习态度是山师学子共同的特点。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,几乎都能碰到埋头苦读、求知若渴的同学,至于教室、图书馆,更是一座难求。一张张专注而又坚毅的面孔,仿佛既是对知识的严肃认真,也是对人生理想的坚定不移。在这里有最热烈的课堂讨论、最激烈的思想火花的碰撞,还有秉烛夜谈、幽默有趣、经典语录频出的宿舍文化。走向工作岗位的山师学子,不管从事哪个行业,肯定是最扎实、最认真、最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那一位。

又到开学季。看着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学生拎着大包小包走入山师校园,我不禁感叹,你们是最幸福的,好好珍惜吧。只争朝夕、努力奋斗,方能无愧于母校、无悔于人生。

我的小时代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尤怡萝

前几天去参加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讲座,我被老师选到台上与之互动,有幸又当了一次小学生。幸福来得太突然,晚上做梦仿佛回到了小时代。

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像是我们那代人儿时的共同特点。我至今记得像个小馋猫似的,躲在母亲身后,等待母亲把肥肉炼成油,剩下的小小肉渣那是我的美味;每次母亲让我去打醋,我会一边走一边偷醋喝,那是世上最好喝的饮料;放学的路上我会追着汽车跑,喜欢闻汽油的味道。一次,偷吃了母亲留着过年用的炒黄豆,软硬兼施不肯承认,直到晚上在被窝里放豆子屁,才暴露了目标。那时,同学之间吵架,都是与吃有关,如“你赔我的豆腐干”、“你赔我的窝窝头”之类。一年春节,母亲攒了几个月的肉票,买了个小猪头,因为太贪吃结果吃伤了,由此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吃肉。最高兴在部队大院门口翘首盼望出差的父

亲,一小把彩色的糖豆,就会带给我无限的欣喜和遐想。

小时候的衣服大都是穿姐姐们穿小的,陈旧还不太合身,颜色不是蓝就是白,顶好是土了吧唧的小碎花。一个同学的姑姑是上海人,给她做了一条带蕾丝边的花裙子,整个夏天天天穿着,很是让人羡慕,我想摸摸她都不让。我的第一条花裙子,还要感谢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,那是1974年夏天,我上小学四年级,一天上午,老师说西哈努克亲王要到济南访问,经过学校层层选拔,老师给我们参加欢迎仪式的同学,每人发了几尺计划外的布票。而且是专票专用,女生只准买花布做裙子,为这次活动,好像是省里特批从上海调来的花布,拿到布票要赶快去买,晚了就买不到好看的花布了。那时,买什么都要凭票。

西哈努克亲王到济南访问的那天,我们一大早就到学校集合,提前三个小时排着整齐

的队伍,赶到“八一”广场,在事先指定的位置上一遍遍地彩排,嘴里不停地狂喊:“欢迎、欢迎,热烈欢迎!”直等到大中午头,口干舌燥,人困肚饥,也没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人影。后来听说西哈努克夫妇来了,只是没有绕行“八一”广场。唉,可惜我们白忙活了几个月。其实,小孩子哪懂什么政治,在等待的时间里,我们女同学互相比较着谁的裙子漂亮。我的裙子是淡绿色底儿印着橘黄色的百合花,在同学中算是好看的,我一直爱惜着穿,直穿到身体长高盖不住膝盖为止。

那时,学校经常上忆苦思甜课,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,提倡艰苦朴素。贫下中农穿着打着补丁的裤子,一个同学故意把裤子弄破,回家让母亲补上补丁,结果补在屁股处的补丁像尿了裤子一样。为了当上红小兵,一个同学到五保户家里打扫卫生,学雷锋做好事,结果把老大爷家唯一一个

暖水瓶打碎了,害得他妈妈到处托人,买了一把新的暖水瓶还给了老大爷。

我们那时没有早恋,没有懵懂的爱情和怜香惜玉的桥段,什么都不懂的男生、女生,在课桌中间划“三八”线,谁的胳膊稍一过线,就怒目而视用胳膊打仗。外出劳动时,一男生因内急误跑到女厕所,结果被当成流氓;一个女同学读课文“我是地主,你们是农奴”,结果外号就成了“地主”。冬天里男生会把教室的炉子弄得乌烟瘴气,把女生一个个熏跑;一个男生在后边恶作剧,把座位前边两个女生的辫子绑在一起,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女生……也许这也算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吧。多年以后,这位男生说曾经喜欢过我,以为惹恼我我会向他求饶,可是我却宁死不屈,所以就没有了以后。

这就是我的小时代,傻气、单纯、快乐而美好,让我如此怀念……

【80后观澜】

济南烧烤

□巨苗

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,初到济南,对于“烧烤”这两字常常流露出淡淡的不屑,嘴角向下一撇,吐出几个字:“能有新疆的烤羊肉串好吃?”

几年之后,我和老公呆坐在夏天的周末,声声蝉鸣中四目相对的时候,常看到我扬起的嘴角吐出仁字:“走,烧烤。”两人赶紧拿出一升的旅行水壶,烧水泡茶。茶是新疆当地一种名叫砖茶的发酵型茶叶,价格低廉。据百度百科:砖茶内地不多见,主要是供给边疆民族饮用。原因之一肯定是少数民族吃肉较多,这种茶叶比较去油。泡好了茶,我俩像小学生去郊游一般,怀着满满的美好带着浓浓的期盼,一路向烧烤摊前行。步行十分钟,来到摊子前,挑张干净的桌子,坐定,放好水壶。

“老板,一盘毛豆(有时是花生),一盘土豆丝,来点肉串、心管、板筋、红腰……”话音未落,“接杯扎啤”。

我们总是到得早,人很少,摊子还冷清着,老板的动作还缓慢着。毛豆花生上得最快,一颗颗扔进肚子,汁水四溅,不能吃太多,要留着肚子。串来了,放在一个烤盘里,人多的时候用一个不锈钢大盆。伸手抓上一把,不数,数了就让人笑话,就不地道,更没了气势。小炉子要提早向老板申请,再去要个小碟子,放些辣椒面,一点点地撒上去,慢慢吃慢慢烤。若是没有炉子,吃上一会儿,还得把放凉的串拿到摊主的大烧烤炉上,立在一旁等着烤串滋滋作响。有了这第二遍,肉质更紧,水分更少,更有嚼头。吃上几串,喝上一杯自泡的浓茶,可以聊人生,谈理想,最适合的不过是看球赛。

华灯初上,四周坐满了光着膀子挺着啤酒肚的大叔,看到比赛精彩处,便目不转睛。叫好时,不吝嗷自己的嗓门;叫骂时,也不在乎那扎啤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溅起的泡沫无数。在这群膀大腰圆的大叔中间,倍有安全感,倍接地气。正宗的济南话萦绕耳边,烧烤炉那些光着大脊背的小伙子,拿着扇子奋力地扇着。空气中香气四溢,闻一闻便胃口大增,红腰淡淡的骚味,心管韧韧地被牙齿切割,板筋令腮帮子酸痛,还有外焦里嫩仿佛在欧洲度假刚回来的古铜色鸡腿。

刚工作那两年,和学生一起吃烧烤。那没有油水的小伙子们一个人吃三个烧饼,才能克制住不吃太多的肉串,结账时那一桌子的杆子依然让我暗暗吃惊。当年一块钱三串,对于这些农村来的贫困学生,不是说去吃就去吃。解一次馋,那几串串肉能灌下无数杯啤酒。还有我那个认识十五年的高中好友,军校毕业后安置在济南,周末为数不多的爱好就是和同事打车几十公里,到处吃烧烤。有一年,为了安慰他的失恋,我们在摊子上吃着喝着,说一句喝一杯,后来嘴不利索说上半句就要喝上一杯,再后来安慰他的人不利索直接倒掉,只有他还是一杯杯地喝,一串串地吃,伤心就活生生地吞下了肚。又过了几年,我们结婚买房,他已调动到北京,相聚难得,但明显喝得少了,吃不动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一年开始,济南的烧烤摊上就流行上了大串。